高校民乐实践中的文化自信与文化传承

——基于学生乐团参与和建设经历的分析

杨书泰

摘要：高校民乐团把民族音乐资源与青年的日常生活连在一起，是观察学校美育和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合适场所。本文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视角出发，结合学生民族乐团的演奏、组织、教学与编配实践，讨论文化自信怎样在音乐实践中获得具体内容，个人兴趣又怎样转化为文化传承的行动。本文认为：学生对民族音乐的理解和审美判断来自长期的演奏与作品学习，这是文化自信的经验基础；以成员为中心的社团建设让参与能够持续下去；学生开始教别人、改编作品以后，就从文化的接受者变成了传播者和发展者。这些实践能否持续，要看三对关系处理得如何：演出质量与初学者参与，学生自主与专业指导，课余投入与学业压力。高校民乐建设应把作品质量、参与机会和人的成长放在一起考虑，通过教学积累、组织交接和学校支持，让文化认同变成青年愿意亲近、能够参与并继续传递的文化生活。

关键词：文化自信；文化传承；高校民乐团；学校美育；学生社团

一、问题的提出

坚定文化自信，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基本要求。教材在概括习近平文化思想时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1]。主体性的前提，是清楚自己的文化是什么、好在哪里。对多数青年来说，这种认识很难只靠阅读获得，还需要亲身接触。2016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考察，在图书馆同正在自习的学生交流。据在场学生回忆，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还有一个根本的自信，就是文化自信”[2]。笔者本科就读于中国科大，后来在学生民族乐团发起器乐教学，出发点之一就是这句话。

在高校，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已有的文化资源怎样进入学生的生活？一首民族器乐作品可以被收藏、介绍和播放，也可以被学生反复排练、动手改编，再教给别人，几种接触方式带来的认识深度并不相同。民族音乐的传承能在学生中走多远，取决于几件实在的事：有没有乐器可用，有没有一起演奏的人，课业重的时候还来

不来排练。教材在论述中国式现代化时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并指出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在校园里，这句话最直接的含义，是让学生在专业课之外有一项能长期投入的爱好，并在其中得到审美体验、友谊和共同创造的机会。

本文以笔者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民族乐团（以下简称 NMOU）的实践为主要材料，兼及此前的中小学乐团和目前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民族管弦乐团。笔者六岁开始学笙，在玉泉小学国乐团演奏六年，四年级起任笙声部长；中学时任北京市十一学校民乐团首任团长。本科四年，笔者在 NMOU 先后担任吹管声部长、吹管声部执行部长、团支书、教学总负责人和团长，在十余场大型专场音乐会和数十场各级别演出中承担主要策划、节目负责与对接工作，并发起、策划和组织了“中华音韵”系列教学；其间还入选了安徽省青少年民族管弦乐团，与安徽乐团·民族管弦乐团及中央民族乐团的老师也有过不少交流。研究生阶段，笔者在国科大民族管弦乐团担任民族管乐声部长。从学生社团到相对专业的乐团，这些经历和体会是本文讨论的基础；文中使用的材料包括教学策划书、两个版本的乐谱、活动记录以及参与者留下的文字。

本文的基本看法是：文化自信要靠长年演奏中得来的切身认识；传承要靠愿意花时间教别人、组织别人的人；这些人能否留下来，又取决于乐团这个集体和学校提供的条件。下文第二节讨论民族音乐的直接浸润与文化自信，第三节讨论以成员为中心的乐团建设，第四、五节分别讨论器乐教学中的传承和作品改编中的发展，第六节讨论实践持续开展的条件。

二、民族音乐的直接浸润与文化自信

教材强调：“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是对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有机整体的自信。”[1]高校民乐团演奏的作品也不只来自古代：有民间音乐和传统题材的改编，有《我的祖国》这样的爱国主义作品，也有回应当代生活的新创作。

民族音乐对人的影响，首先来自声音本身。笙的和声、竹笛的气息、拉弦乐的运弓、弹拨乐的颗粒感，各有各的味道。学习者往往先喜欢上一段旋律，在反复聆听和演奏中熟悉它的语气和情绪，然后才慢慢理解作品背后的地域生活、历史记忆

和审美习惯。传统文化由此成了可以听见、可以亲手参与的东西。这种直接浸润，课本和讲座替代不了。

演奏又比聆听深一层。听众感受旋律和情绪，演奏者还要处理一句旋律在哪里换气、一个声部怎样衬托另一个声部、此处为什么要用这种音色。同一首作品排过几十遍以后，它的结构和风格会变得清楚，审美判断也就有了说得出的依据。笔者小时候排练最多的是卢亮辉的作品，一度认为民族管弦乐“就应该是这个样子”。长期浸在这类音响里，笔者对和声的喜好也有了明显的倾向：比起西方传统和声中以三度叠置为基础的三和弦，更习惯挂四和弦以及四度、五度叠置的音响。笔者没有系统学过作曲和编配，后来却能独立编曲，靠的主要就是这样的积累，用到的和声也几乎都出自这套审美。认同民族音乐，在笔者身上就体现为：知道自己喜欢哪一种声音，也知道它是怎么构成的。所谓清楚自己的文化好在哪里，对一个演奏者来说，就是这样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乐团里的文化学习也不只发生在排练中。选曲时，提议者要介绍作品、说明自己为什么喜欢，还要回答其他人关于难度、编制和风格的问题；即使这首作品最后没被选上，大家也已经听过、讨论过一遍。演出前写曲目介绍、做节目单和公众号推文，又要求成员查资料，弄清作品用了哪些文化素材。面对一首有地域特色的作品，说不说得清它表现了什么、用了哪些音乐语言，会直接影响演奏时怎样处理它。这种学习是主动的，也很生动，因为提议者总希望自己的曲子被选中。

音乐和艺术教育的价值还不止于审美。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学校美育的意见写道：“美育是审美教育，也是情操教育和心灵教育，不仅能提升人的审美素养，还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情感、趣味、气质、胸襟，激励人的精神，温润人的心灵。”[3]笔者对此有很直观的感受：一起排练久了，不同声部的伙伴往往各有气质，管乐的朋友外向开朗，打击乐的同伴台风好、有感染力，弹拨乐的朋友典雅文静，拉弦乐的伙伴心思细腻，低音乐器的同伴低调稳重。音乐也能帮人安顿情绪。合奏更是一种关于相处的训练：要听清别人的声音，知道什么时候该突出、什么时候该收着；同一段落反复合练，要求耐心和守时，每个人都要对共同的结果负责。这些习惯离开乐团同样用得上，美育对一个人为人处事的影响，很大一部分就在这里。

然而在以考试和升学安排时间的生活里，艺术学习很容易被推到后面：它需要长期投入，成果又很难用一次测试衡量。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上述 2015 年的意见就指出，一些地方和学校存在“重应试轻素养、重少数轻全体、重比赛轻普及”的现象

[3]。笔者在教学中也听到过家长同样的感受。一位家长联系笔者为女儿开蒙时感慨，现在的教育太偏重文化课，“对于艺术的教育太匮乏了”①。让孩子早一点接触音乐，是美育里很要紧的一环：兴趣不是天生的，要靠后天一点点积累，开始得早，积累的时间也就长。孩子接触音乐、大学生在课业之外保留一项爱好，都需要时间、器材和持续的支持。2020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意见要求“坚持面向全体”，“让所有在校学生都享有接受美育的机会”[4]，这一要求最终要靠这些条件来落实。

对理工科学生来说，民乐经验还会和专业兴趣连在一起。笙在合奏中常担任和声，简谱上经常是几个数字上下叠在一起的和弦。笔者从小看惯了这种谱子，后来学线性代数时，很自然地把它和列向量作了类比，入门因此顺畅了不少。之后对律制、频率比以及乐理背后数学结构的兴趣，也是从演奏中慢慢引出来的。在“中华音韵”的乐理课上，笔者作为助教，曾借助群论等数学工具，向同学解释基于十二平均律的西方调性体系与基于五度相生律的五声调式之间的关系，不少理工科同学觉得很新鲜。

这两种律制在中国都有很深的渊源。五度相生律在我国古代称为“三分损益法”，五声调式正是由它生成的；明代朱载堉提出的“新法密率”，则是对十二平均律的精确计算。用现代数学去讲这些内容，也是在重新认识古人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5]。认真了解本民族的音乐，和开放地学习中外的音乐理论与风格，本来就不矛盾。

三、以成员为中心的乐团建设

兴趣要靠一点点积累，而这种积累往往先从人开始。笔者小学参加排练，有一部分是被安排的，更直接的快乐是能和同学一起玩，找老师上课也觉得有意思；中学时把排练当作日常的一部分，和同伴一起跟指挥“斗智斗勇”是去乐团的一大动力，指导老师很信任、关心笔者，让笔者当团长，这也是笔者愿意留下来的原因。疫情期间不能排练，笔者开始自己改编喜欢的流行歌曲来吹，这已经有了自主的成分；到了大学，排练从“要去”变成了“想去”，一方面是和同学熟了，另一方面是笔者越来越能从音乐里得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力量。所以组织者不必一开始就要求新人“热爱”，先让他在团里有熟人、有一首能完整演下来的曲子。

教材在阐述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时指出，必须“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充分发挥人民主体地位，激发人民群众创造活力”[1]。对一支学生乐团来说，这里的“人”就是每一个成员。新人在团里得有熟人，水平暂时落后的人得有成长的机会，干活多的人得有人分担，学生愿不愿意留下来，主要看这些。

回看本科阶段的工作，笔者最看重的，是和伙伴们一起把NMOU建设成了一个让许多人找到热爱的地方：大家愿意从繁忙的学业中抽身出来，享受一起演奏的快乐，排练是每周盼着的事，很少有人把它当成要完成的任务。这种状态是长期经营出来的。笔者任吹管声部负责人时，在给声部成员的一封信中写道，作为学生社团的一部分，声部“不会有水平上的强制性的要求，也不会有任何驱逐的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牺牲演奏水平和乐团配置，但初衷是“希望尽量多的人加入这个美好的大家庭”，在“纷繁复杂、压力巨大的学习生活中找到一份心灵的归宿”②。与这一原则配套的，是以老带新的小排、按成员空闲时间安排的排练，以及对每位成员情况的了解。两年间，吹管声部从不足十人增加到三十人左右，成为全团人数最多的声部。

排练之外，乐团还有春游秋游、公益活动、主题团日活动、考试前的集体复习，以及排练后的夜宵和桌游。期中复习常以习题课的形式进行，笔者当时担任《线性代数 B1》助教，就在活动室给团员讲过例题。活动室 701、702、703 逐渐成了大家没事也愿意待着的地方，像一个精神家园。彼此熟悉以后，遇到一段难合的段落，成员更愿意为对方多练几遍；新人不知道怎么开口时，也更容易得到帮助。一位团员曾写道：“组成民乐团的不是这些乐器，不是 701、702、703，是人。”③

对负责人来说，组织工作的起点是主动认识成员：他们为什么来、想演什么、在时间和水平上遇到了什么困难。招新后的自我介绍、全员大会、声部内的交流，都需要有人认真安排。有的新同学每周都来排练，几个月后还叫不出身边人的名字，这样的人很可能哪一周就不来了，得有人主动把他介绍给大家，让他真正融进这个大家庭。笔者担任负责人以后，关注点逐渐从自己的演奏转到别人身上，比如一个新人在团里有没有熟人，一项任务是不是总落在少数人身上。

这套做法在国科大得到了延续。国科大的新生在雁栖湖校区集中教学，老生分散在各研究所，彼此见面不易。2026 年 10 月，笔者组织了国科大民族管弦乐团的雁栖湖新生破冰会，借鉴本科乐团招新后全员大会的自我介绍环节，先让同在雁栖

湖的成员熟悉起来。“怀柔音乐专家”这个小团体的初衷也一样：在每周的大排之外，让住得近的人有地方见面、合奏，哪怕它不是一个正式的乐团。

成员的需要各不相同。有人想挑战难度大的作品，有人乐于承担团务，有人只想按时来排练，也有人是为了学分或某一首喜欢的曲子而来；有人把练琴当日常，就像笔者中小学时那样，有人非常积极，也有人比较“佛系”。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是第一位的，不能强迫。如果希望大家多参与，办法应当是让人真正喜欢上乐团和这些活动：把活动办得有意思，和新生保持密切交流，让他们有融入感；选曲时让每个人都能讲讲自己想演什么，分任务前先问本人愿不愿意。

机会怎样分配，最考验负责人。独奏段落交给演奏最成熟的人，还是交给每次都认真到场的人，是笔者实际纠结过的问题。如果演奏机会始终集中在少数熟练者手里，后来者就很难看到自己的成长空间。笔者当时的办法，是记录排练出勤，把它作为分配上场机会的依据之一②；独奏段落还要看作品难度和准备程度，第四节的两个例子就是这样处理的。

这些安排背后还有大量舞台之外的事务。本科任职期间，笔者主要承担音乐会策划、节目协调、排练组织和对外联系，也负责或亲自完成过海报、节目单与邀请函制作，新闻稿和公众号编辑，视频剪辑、现场调音和谱务整理。经费要以活动的名义申请；买乐器要了解各声部的需求、比较器材、拟定合同，同商家、学校和基金会沟通；一次经费买不起的大件乐器要分次开票购买；校友的捐款要经由基金会落实到乐团真正需要的地方。如何兼顾不同声部、避免有限的经费买来用处不大的器材，也要负责人判断。这些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次职场的预演：剪视频、写文案、做预算，本身就是很多单位实际需要的工作内容，这在一般的校园生活中很少能接触到。

交接是其中容易被忽略的一环。负责人的经验、谱务资料和教学方法如果只留在个人手里，一到毕业就会出现断层。选择继任者，帮新负责人在老团员中建立信任，以老带新，让第一次带小排的声部负责人先学一点简单的指挥法，都是组织延续需要的投入。在公众号工作交接中，笔者用了一个多月，逐项向接任同学说明内容撰写、排版设计和发布审核的做法④。

2026 年北京大学生艺术节的活动通知，把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与心灵成长”、实现“舞台共享、快乐共享、友谊共享”写进了工作要求[6]。这和笔者在乐团里的体会一致：很多人留下来，一半是因为曲子，一半是因为这里的人。

四、器乐教学与文化传承

高校乐团有乐器、有会演奏的人，又面对相对集中的学生群体，具备开展器乐普及的条件。2024 年秋季招新时，笔者发现不少新同学对笙等民族乐器很有兴趣，却缺少基础和合适的学习资源。于是笔者提出“中华音韵”系列教学的设想，负责策划和组织，邀请乐团同伴分别讲授竹笛、古筝、二胡和民族打击乐，自己主讲笙，也和同伴一起讲乐理和编曲。课程后来成为学校的社团美育课程，策划材料从最初的设想积累到百余页、三万余字，教学累计覆盖校内外师生和社会学员三百余人①。开课的初衷，是把乐团已有的演奏经验和器材用于更多人的学习：一场音乐会能让观众认识一件乐器，后续的课程则让感兴趣的人有机会亲手试一试，并有可能成为演奏者。

2025 年 10 月，一位家长旁听了“中华音韵”的基础乐理公开课后联系笔者，希望五岁的女儿学笙，理由是“这个需要从小培养”。交流中，他谈起了上文提到的艺术教育的缺失，并希望笔者“利用半年的时间，让她真正爱上音乐”。笔者回复说，办这个教学的初衷“就是希望音乐以及民乐所蕴含的中华文化能够在校园内更加普及，能够让人不光通过音乐会这种形式来聆听音乐，更能通过亲身实践和体验来收获更深入的认识”①。笔者答应家长“尽量试着培养她的音乐兴趣”，技巧放在其次。

真正上课，还有许多事情要安排。双方先商量试听、家长是否陪同以及每周能用于学习的时间；她家住得远，来一次不容易；笔者下个学期还要去北京，教学怎样延续需要提前规划。家长提到孩子以前学钢琴没能坚持下来，每天都得大人陪着；孩子的妈妈起初也不赞成学笙，看到笔者上课很耐心才同意。孩子能不能学下去，既取决于课上怎么教，也取决于学习能不能和家庭生活协调起来。

一次课后，笔者向家长反馈：当天教了吹、吸的方法和单吐，练了四分、八分和十六分音符的节奏型；孩子单吐的感觉不错，吸气还不太行；她年纪小，笔者用的成人笙对她来说太大，乐器上的技巧要等她有了合适的笙再教①。笔者最终教了她一个学期，每次课后都向家长说明孩子已经掌握了什么、还卡在哪里，家长据此了解进度，双方再商量下一步。笔者自己也是六岁开始学笙的。老师当初怎样一点点教笔者，如今笔者也这样教她，这大概是文化传承最直接的方式。

这样的传承也发生在大学生之间。2024 年秋季，笔者担任《线性代数 B1》助教，和一位选课的同学交流较多。他对民乐有兴趣，最初想学箫。笔者向他介绍了

乐团的声部结构，讲到低音声部对整个乐团音响的作用，问他愿不愿意从零开始学低音笙。他同意了，并于2025年春季加入乐团⑤，乐团就这样多了一位低音笙。

初学者进团以后，教学和演出之间很快会出现取舍。2025年6月，乐团在“青风抚乐”专场音乐会上演出《湘西风情》，这首作品开头是一段很重要的低音笙独奏。原先学这个声部的同学因事务繁忙没能继续练习，新加入的这位学员学习时间又很短。笔者一度准备在必要时用高音笙代奏，但还是把练习和登台的机会留给了他。他练得很刻苦，最终完整地完成了这段独奏。

同一场音乐会的另一首作品《美丽的神话》，则作了不同的安排。一位初学中音笙的同学直到演出前一天节奏仍然不稳，正式演出时，这段独奏由笔者用高音笙替代。这次调整只针对独奏，坚持学笙的同学最终都参加了合奏，笙在合奏中多承担和声，对整体的影响不大。如果把这两次决定看成一个带约束的选择问题，约束是演出的基本质量，目标是让初学者尽可能多地展示学习成果。两次处理方向相反，但在各自的条件下都是相对的“最优解”。对非专业的学生乐团来说，按准备程度区别对待，比单纯按资历或水平分配所有机会更贴近教学的实际。

教学也改变了原有成员的责任。第三节所引教材论述的后半句，是“充分发挥人民主体地位，激发人民群众创造活力”[1]；在乐团里，这首先意味着成员自己设计课程、带出新的演奏者。会演奏的人要把自己习惯的动作讲清楚，学着倾听反馈、照顾学员之间的差异。笔者先后教过近十个人学笙，有本科生、研究生，也有道观的乐师。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了声部的中流砥柱，有的已经开始教别人；也有人因为考试和时间安排中断了学习。不过，只要其中一部分人有了这段民乐的体验并继续下去，传承就不会中断。其他乐器的学员多是课后自己练习，也有不少人学成后在学校的各类演出中上了台，他们也很感激教过自己的同伴。

学生承担教学有其难处。会演奏不等于一开始就能把问题讲明白，初期的教学效果往往不理想，方法要在反馈中慢慢积累；考试和科研繁忙时，教的人和学的人都难以维持固定的安排，学员的热情也会随之下降；承担教学的同学得到的回报很少，基本是“为爱发电”。因此，课程需要保留教案和学习记录，由有经验的成员带后来的人，并让长期承担教学的人得到相应的支持和认可。

教学和传播也可以走出校园。学生社团在活动安排上有较大的自主空间，笔者借此策划了教学、社团宣讲等活动，与伙伴们面向社区儿童和来自西部偏远地区的儿童介绍、演奏民族乐器；面向社区儿童的那场公益音乐会还得到了《安徽日报》

的报道。乐团也与古琴协会、武术协会等社团合作办演出，把民族音乐带到不同兴趣的人群面前。《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并“注重文化熏陶和实践养成”[7]。对大学生来说，最容易做到的，就是把自己会的乐器教给想学的人。

五、作品改编与当代表达

学生乐团不只演奏作品，也参与作品的选择、改编和传播。教材在阐述守正创新时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在论述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时，教材又指出，文艺创作“既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又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还要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1]。对学生乐团来说，这意味着既要吃透原有材料的风格和表达，也要考虑今天的演奏条件和听众经验。

笔者曾把刘旗的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改编为民乐合奏，让民族乐队来演奏当代听众熟悉的旋律。这首作品有两个版本，修改过程很能说明作品与实际条件之间的关系。最初改编时，笔者担心具备相应基础的演奏员不够，中低音笙的搬运也比较麻烦，加上想先看看实际效果，就先做了一个简化的版本，在“瀚海新云”迎新晚会上演出。后来招新进来了更多成员，学中低音笙的同学也愿意承担搬运，扩充编制才有了条件。第二版在原有高音笙之外加入了贯穿全曲的中音笙和低音笙声部，也丰富了打击乐声部，并在 2025 年独奏音乐会上作为返场曲目演出⑥。

这次修改让笔者意识到，编配首先要考虑乐团里的人。想要更丰满的低音，就得有人愿意学相应的乐器；新成员有了能力和意愿，作品才有了展开的空间。先把曲子写得适合当时的乐团，再随着成员的成长继续修改，是学生团体在有限条件下提高表达能力的一个办法。

这首作品后来被中国人民大学等校的高水平乐团演奏过，人大的社团招新就用过它；第二版的演出视频在 NMOU 官方账号上播放量超过一万，乐团在那场得到《安徽日报》报道的社区儿童音乐会上也演奏过它。传播带来的满足，很大程度上来自看到别人愿意使用这份乐谱、继续演奏它。本科同伴改编游戏《原神》音乐的尝试，在同学中也很受欢迎，让民族乐器进入了青年熟悉的音乐语境。

音乐小品《滥竽充数》是另一种尝试。2024 年 6 月，笔者参与策划这个节目，并在其中担任高音笙领奏。成语里的“竽”，本是一种与笙相近的古代簧管乐器。节目把器乐演奏和舞台表演结合起来，用音乐和情节演绎这个成语故事：观众看故事的同时，也认识了民族乐器；演奏者则要学着配合动作、节奏和戏剧推进。这也是该作品在中国大陆高校乐团中的首演，音乐小品这种形式在高校民乐团里也不多见，演出后反响很好。这个节目的影响还超出了校园：笔者本科期间与国科大乐团的一位负责人联系时，对方正是因为网上的《滥竽充数》视频对中科大乐团有了印象。改编也好，新的舞台形式也好，都是从今天的演奏条件和听众出发，目的仍是让民族音乐更好地传下去。

学习作品还会引出比舞台呈现更深的问题。为了排演《湘西风情》，乐团有成员专程去湘西采风。他后来写道，坐上沱江的船，除了山水带来的震撼，想到的却是土家族的打溜子、摆手舞，连同那种慢节奏、恬适的生活，可能会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渐渐消失：当地的孩子未必还能从小花很多时间学打溜子，他们要应对升学，将来还要找工作；古城被列为文物保存了下来，上面却披上了 LED 彩灯。他由此回想自己在科大把大部分课余时间留给民乐团的选择③。

这样的认识很可贵，离开乐团活动也很难得到：演奏者开始关心音乐背后的人怎样生活。舞台上的地域风格，背后是当地人怎样过日子；知道这一层，演奏时心里更有底，谈传承时也会想到这些人的生计。对于他的担忧，教材给出了方向性的回答：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1]。教材在谈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时还提出，要“妥善处理保护和发展的关系”[1]，古城上的 LED 彩灯，正是这种权衡摆在眼前的一个例子。土家族打溜子早在 2006 年就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也强调“加强传承梯队建设，促进传统传承方式和现代教育体系相结合”，并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赖以存续的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作整体保护[8]。传统音乐要延续下去，需要一直有人愿意学、能够教，并且有实际使用它的场合。

当然，传承不能要求当地的孩子为了学打溜子放弃升学和工作，新的演出、教育和传播渠道反而可能为传统实践提供支持。一支学生乐团能做的，是像这次采风一样先弄清音乐从哪里来，尊重当地的演奏者，再在教学、演奏和交流中让更多人接触到它。

六、实践持续开展的条件

学生是否愿意参与，既取决于兴趣，也取决于组织条件。不同乐团在教师指导、艺术要求和自主程度上差别很大。笔者经历的中小学乐团以及现在的国科大民族管弦乐团，主要由老师组织和指导，国科大乐团有专业指挥长期执棒每周的大排，团内的舜华民族室内乐团则基本由成员自己排练；有的高校还设有高水平艺术团。NMOU 则是校团委下属的学生社团，在曲目选择、教学和对外活动上有很大的自主空间，“中华音韵”教学、社团宣讲和社区公益演出，都是借助这种空间做成的。它的弱点也很明显：没有稳定的专业指挥，学生指挥经验不足且更替频繁；乐团没有高水平艺术团的基础，成员基本是业余的；负责人之间出现分歧时，也没有一位老师来拍板，意见很难统一。

学生自己组织，能及时发现需要并动手去做；有专业老师指导，作品才能排得更好。两者可以结合起来：教学、谱务和日常事务仍由学生承担，重要演出前的排练和教学方法请老师把关，资料整理好留给下一届，减少每一届的重复摸索。对第一次承担指挥或教学的成员，一次实际的示范加上后续反馈，往往比笼统地要求他独立负责更有用。

学业压力是另一个必须正视的条件。中国科大学业负担重，在理工科学校里，艺术类社团常被看作“不主流”，甚至被认为会耽误课业和科研，参加社团又没有什么加分。很多同学因此对排练和活动热情不高，遇到一些重要的比赛，甚至有负责人认为没必要花这个时间（近来部分比赛可以计入学分，情况有所改变）。笔者自己的成绩也确实因为社团投入受到过影响。但笔者始终认为，大学和研究生生活不应该只有学习，在不太影响学业的前提下，大胆去追求自己热爱的东西，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值得铭记终生的事，同样重要，而民族音乐实践恰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当然，每个人的看法不同。负责人要理解成员的实际情况：尽早安排排练，讲清时间成本，合理分担事务，允许成员调整投入的程度。

这些差异也会进入组织决策。是否参加一场比赛、要不要在某首作品上投入大量时间，成员之间常有不同判断；学分、奖励和专业支持的变化，又会影响大家参与的意愿。遇到分歧，需要把预期成果、所需投入和成员的困难放在一起商量，在对立的意见中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平衡点，让每个人都能在社团里有所收获。社团的性质决定了学生乐团必然有局限，但局限之下仍有很大的作为空间，关键是

发挥主观能动性，调动社团中积极有利的部分，去做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事。NMOU 的教学和公益演出能够办成，靠的正是这一点。

学校的支持能让这种努力更有基础。教材提出要“健全支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着力丰富群众文化生活”[1]。在校园里，这意味着开放的体验课程、稳定的排练场地、初学者可以借用的乐器、连续的教学时间、清楚的经费安排，以及对学生日常教学和组织劳动的认可。教育部举办全国第八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的通知，提出“努力让每个学生至少参与 1 项艺术活动，形成‘校校有活动、人人可参与’的蓬勃局面”，并要求把展演同学生艺术社团建设、校园美育文化培育结合起来[9]。国科大公开的《中国合唱作品导赏与艺术实践》课程大纲，把学生的生活经验、文化理解与文化自信联系在一起，也希望学生在合唱中“增进彼此友谊”“释放学习压力”[10]。公共艺术课负责入门和欣赏，乐团让人能长期演下去，两者正好前后接上。

评价方式也影响组织者愿意把精力投向哪里。比赛和演出能检验成果，也带来集体荣誉。2026 年北京大学生艺术节上，国科大民族管弦乐团以《云南音诗—火把节》和《千里》分别获得民乐（合奏）、民乐（小合奏、重奏）项目银奖，两部作品笔者都参与了演奏[11]。笔者毕业后，本科乐团也以《我的祖国》获安徽省第八届大学生艺术展演器乐甲组一等奖[12]。看到自己长期参与建设的团体继续进步，是一种延续到毕业之后的欣慰。不过，一个初学者终于吹稳一句旋律，一个新人在乐团里找到朋友和归属感，一个来自西部山区的孩子听完乐团的宣讲后对民乐有了兴趣，那个学笙的小女孩也慢慢爱上了吹笙，这些同样是美育的成果。

完美地演奏完一首难曲，攻克一个困难的片段，奏出一段让自己心头一颤的旋律，这些都是民乐人的“小确幸”，也是大家愿意继续投入的动力。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要求学生艺术实践“避免锦标意识和功利化倾向”[13]。评价高校民乐活动时，教学准备、资料整理和照顾新成员这些长期工作，也应当被看见。

七、结语

从笔者的经历看，学生对民族音乐的认同，是在多年的排练、选曲讨论和合奏中一点点形成的，听几场音乐会做不到这一点。等一个人开始教别人、改编作品、为乐团操心，这种认同就变成了实际的传承。教材把“有自信”和“重实干”都列为时

代新人的特点[1]，在民乐团里，这两点是在同一件事上练出来的：对民族音乐的自信来自长年的演奏，实干则体现在一次次排练、上课和交接里。

这样的实践要长期办下去，还要处理好三对关系：演出质量与初学者参与，学生自主与专业指导，课余投入与学业压力。乐团既要排得好作品，也要留得住人，学校在场地、乐器、经费和评价上的支持也不可缺少。

笔者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小时候被老师和同伴带进乐团，后来当负责人、教别人，把当年得到的照顾再给新来的人。乐团能一届届办下去，靠的就是这种传递。教材在论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强调要“从身边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1]。青年参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可以从这样的小事开始，比如把一首作品认真排好，或者把自己会的乐器教给一个想学的人。

致谢

最后想借这个地方，说几句正文里没说完的话。

我六岁开始学笙。在玉泉小学国乐团的六年，四年级起当笙声部长；后来在北京市十一学校民乐团待了四年，其中两年半常去排练，也当了四年团长。再往后是中国科大的四年，以及现在在国科大继续的演奏。民乐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求学生活。但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喜欢练琴的。小学去排练，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能和同学一起玩，找老师上课也觉得有意思；中学和同伴们一起跟指挥“斗智斗勇”，是我去乐团的一大动力。后来因为疫情和学业不能排练了，我反倒开始自己改编喜欢的流行歌来吹。到了大学，排练终于成了我自己想去的事。

谢谢教过我的老师们。除了演奏，他们对我的信任和关心一直留在我心里。中学的指导老师很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让我当团长，夸我有担当，我也帮老师审核过乐团同学的学分。后来轮到我带声部、教初学者，常常会想起自己当年是怎样被耐心对待的。也谢谢从小学起一起学乐器的朋友。那个和我一样从一年级开始学乐器、弹中阮的同学，后来和我在不同的中学、大学和研究生学校读书，现在仍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们的友谊早就不只靠音乐维系，但它确实是因音乐开始的。中学和大学的乐团里，也有许多人在音乐之外给过我很多帮助。不同声部的伙伴性情各异，正是这些人聚在一起，才有了我熟悉的乐团。

大学有一个学期，我经历了严重的眩晕，迟迟不好，学业压力又大，一度想过休学。那段时间，排练以外的事我几乎都停了下来，却一直坚持去排练。是一次次排练里的音乐，让我在焦躁时平静下来，在低落时重新有一点精神，慢慢把我拉了回来。现在回想，那时候能让我撑下去的，大概也只有音乐和排练了。那一年的音乐会上，我们演了音乐小品《滥竽充数》，所以现在一想起这个节目，我就会想起那段日子。谢谢那时陪我一起排练的每一个人。

本科四年，我先后做过吹管声部长、执行部长、团支书、教学总负责人和团长。十余场大型专场音乐会和数十场各级别演出，大多由我承担主要的策划、节目负责和对接工作；海报、节目单、新闻稿、推文、演出视频、现场调音、谱务，还有经费申请、乐器采购和报销，很多也是我主要负责或亲手完成的。和古琴协会、武术协会这些兄弟社团合办音乐会时，也要把双方的想法和条件谈清楚。做的时候，我慢慢学会了照顾不同声部的需要，也学会了在意见不一时把事情往前推。谢谢愿意信任我、和我一起做事的伙伴，也谢谢向我传授经验的老团员。

在所有这些事情里，我最在意的始终是乐团里的人。第一次来排练的同学有没有认识的人，提了曲子却没选上的同学有没有得到解释，愿意多做事的人会不会太累，都是当负责人以后经常要想的事。我努力记住每个新成员的名字，希望通过排练、春秋游、团日活动和平时的相处，让大家在这里待得舒服。701、702、703 里不只有排练，还有像习题课一样的考前复习、桌游，以及排练完一起去吃的夜宵；没事的时候，也总有人在那里待着。活动室慢慢变成了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正像那位团员说的，组成民乐团的不是这些乐器，不是 701、702、703，是人。我真的，深深地，深深地爱着NMOU啊！毕业以后，只要有机会，我还是愿意回去演出，见见大家。

“中华音韵”是我最早提出、策划并组织起来的。从设想课程、安排教学、联系学员，到自己教笙、教乐理和编曲，我在里面投入了大量时间，策划材料也慢慢攒到了百余页、三万余字。谢谢和我一起教课的伙伴，也谢谢愿意来学的人。公开课上第一次摸到乐器的人，后来加入乐团的学员，已经开始教别人的朋友，都让我觉得这件事值得一直做下去。

那个学笙的小女孩让我格外难忘。她的爸爸听过我们的乐理公开课，来找我商量，希望女儿能真正爱上音乐。我们聊艺术教育，也商量住得远怎么上课、家长要不要陪着这些很实际的事。我教她吹、吸和单吐，带她练各种节奏，每次课后再和

她爸爸交流哪里有了进步、哪里还要慢慢来。教她的那一个学期，我常常想起自己刚学笙的时候：她的年纪，和我当年开始学笙时差不多，感觉是一个很奇妙的循环。她过生日那天非要我去，我跟她爸爸说没事，排练可以晚点去。这份惦记一直让我觉得很温暖。

从《线性代数 B1》的习题课到《湘西风情》开头的低音笙独奏，看到自己教的学员把重要的段落演出来，是另一种满足；《美丽的神话》演出前的那次调整，也让我认真想过怎样让学员在尽力准备之后得到合适的表现机会。谢谢向我学笙的本科生、研究生，还有道观里的乐师。看到你们中有人成了声部的主力，甚至开始教别人，我觉得当初花的时间都有了着落。也谢谢把谱面变成声音的伙伴们：正因为有了新的演奏员，学中低音笙的同学又愿意搬乐器，《大东北我的家乡》才能在简版的基础上加进低音、丰富打击乐。后来人民大学等别的乐团也拿去演了，我们自己在社区儿童音乐会上也演过，视频播放量还过了万，我真的很高兴。

本科期间，我参加的多项全国性、国际性比赛都拿到了最高奖，入选了安徽省青少年民族管弦乐团，和安徽乐团、中央民族乐团老师们的交流，也都给了我很多鼓励。我还参加过安徽乐团·民族管弦乐团客座演奏员的招聘，进了面试，后来因为时间原因自己放弃了。来到国科大以后，我继续吹笙，担任民族管乐声部长，也在舜华民族室内乐团演奏；和几个好朋友组了思旺乐队，又在雁栖湖组织了新生破冰会和“怀柔音乐专家”。谢谢这些新伙伴，让音乐在新的地方继续留在我的生活里。

我为参与演奏的两项国科大银奖作品感到自豪；本科乐团在我毕业后拿到安徽省大学生艺术展演器乐甲组一等奖第二名，我也特别高兴。平时练顺了一段难的旋律，偶尔演到一句让自己心头一颤的音乐，同样是很实在的快乐。

回看本科这几年，最让我自豪的，还是和大家一起通过一场场活动、一点点建设，把乐团变成了一个让许多人找到热爱的地方：大家从繁忙的学业中抽离出来，在这里享受音乐，也享受彼此相处的时光，而不是把排练当成任务。这些事情确实占用了我大量的课余时间，也影响过我的成绩。但在我看来，这是舍一朝风月，得万古长空。到今天，我仍然珍惜这些选择。

谢谢所有和我一起经历这些、帮我把想法变成现实的人，也谢谢接过工作、继续照顾这个乐团的伙伴。能把自己当年得到的快乐和照顾再传给别人，我觉得这些年很值得。

注释

①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民族乐团：《2025—2026 春季学期社团美育课程“中华音韵”——中科大学生民族乐团系列教学活动策划书》，内部教学材料，笔者保存。全书 PDF 共 142 页，第 1—5 页为活动背景与课程安排，第 131—137 页（附件 44）为儿童笙启蒙教学反馈及与家长的沟通记录；教学覆盖人数为笔者统计。现可在笔者个人主页查看：https://taitai2025.github.io/。

② 杨书泰：《给全体吹管成员的一封信》，笔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民族乐团吹管声部负责人期间所写，未刊，笔者保存。

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民族乐团一位成员在社交平台发表的随笔，笔者摘录保存，现可在笔者个人主页查看：https://taitai2025.github.io/。

④ 钟承奕：《推荐信》，2024 年 11 月 12 日，未公开信件，笔者保存，第 1 页。信中记述了公众号工作交接，涉及内容撰写、排版设计和发布审核。

⑤ 陈禹仝：《推荐信》，2025 年 11 月 16 日，未公开信件，笔者保存，第 1 页。信中回顾了由《线性代数 B1》课程相识、从零学习低音笙并在“青风抚乐”专场音乐会登台的经历。

⑥ 刘旗词曲，笔者编配：《大东北我的家乡》民乐合奏 V1.0、V2.0 总谱与分谱，未刊乐谱，笔者保存。

参考文献

[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024 年版）》编写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024 年版）[M]. 2 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4: 62-63, 155-157, 159, 170-171, 178-184.

[2] 中国青年报. 习总书记勉励我们做“六有”大学生——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二十一）[EB/OL]. (2022-03-15)[2026-11-04]. https://www.12371.cn/2022/03/15/ARTI1647312353510403.shtml.

[3]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2015〕71 号[EB/OL]. (2015-09-28)[2026-11-04].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5/content_2946698.htm.

[4]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EB/OL]. (2020-10-15)[2026-11-04]. https://app.www.gov.cn/govdata/gov/202010/15/463809/article.html.

[5]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OL]. 求是, 2023(17)[2026-11-04]. https://www.qstheory.cn/dukan/qs/2023-08/31/c_1129834700.htm.

[6]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举办 2026 年北京大学生艺术节系列活动的通知: 京教函〔2026〕122 号[EB/OL]. (2026-04-23)[2026-11-04]. https://jw.beijing.gov.cn/tzgg/202604/t20260423_4605814.html.

[7]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EB/OL]. (2017-01-25)[2026-11-04]. 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1/25/c_1120383155.htm.

[8]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EB/OL]. (2021-08-12)[2026-11-04]. https://zwgk.mct.gov.cn/zfxxgkml/fwzwhyc/202108/t20210812_927120.html.

[9]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举办全国第八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的通知: 教体艺函〔2026〕2 号[EB/OL]. (2026-04-22)[2026-11-04]. https://www.moe.gov.cn/srcsite/A17/moe_794/moe_628/202604/t20260421_1434298.html.

[10]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合唱作品导赏与艺术实践: 课程大纲（B27GX001Y）[EB/OL]. [2026-11-04]. https://jwba.ucas.ac.cn/sc/course/courseplan/265986.

[11] 中国科学院大学团委. 三银两铜！国科大斩获佳绩[EB/OL]. (2026-11-05)[2026-11-05]. https://mp.weixin.qq.com/s/jFbJRsg9_8hscV5MgW8YaA.

[12] 安徽省教育厅. 关于安徽省第八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优秀组织奖及各项目评选结果的公示: 附件 2 艺术表演奖名单公示[EB/OL]. (2026-10-29)[2026-11-03]. https://jyt.ah.gov.cn/xwzx/tzgg/40804599.html.

[13]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 教体艺〔2023〕5 号[EB/OL]. (2024-01-02)[2026-11-04]. https://www.moe.gov.cn/srcsite/A17/moe_794/moe_628/202401/t20240102_1097467.html.